

你在北京等我

■沈慧瑛



本文作者(右)与蓝英年夫妇合影

2017年初夏,作家、翻译家蓝英年先生偕夫人罗啸华女士回到阔别已久的苏州。蓝老师说年纪大了,是最后一次回家乡看看。闻言,我心里咯噔一下,安慰道:“您老如此康健,可以随时回家啊!”当时暗暗发誓,如果有机会进京,一定看望他去。今年,为征集档案再度到京,知道蓝老师是“夜猫子”,我临行前晚上十点多在微信上留言,告诉他进京的时间安排,如果挤出时间,而他又在京的话,就对他做一次口述档案采集。老人家直接运用微信语音:“我在北京等你!”

“我在北京等你!”多么温情脉脉而感人肺腑的一句话。接触了不少苏州籍名贤,远离故土的他们对姑苏总有一种别样的情怀,对家乡人总是热情有加,我们因来自苏州而沾光。我多么希望在外工作和生活的长者们一直安康健在,等着我去看望他们,等着他们讲故事给我听,等着我把他们的档案带回来,丰富苏州的历史记忆。

1月9号晚上接到罗啸华老师的电话,询问我第二天上午到她家的时间,并告诉我如何坐地铁,在哪站出口,如何到东边栅栏门按门铃等等细节。罗老师遗憾地说上午已预约好医生看眼疾,保姆同去,家里只有老蓝。又说老蓝听力不好,门铃要多按几次。她在电话里絮絮叨叨,像个关照初次出门孩子的母亲。北京的地铁十分便利,那天上午9点20分就到蓝老师家,敲响门铃,平时听

力不好的他立即“遥控”开门。走进大院,楼道外又是一道门,继续按门铃,迅速出现“请进”两个字。刚出电梯,已见他在楼道,说正要下楼接我们去。我不忘和他打趣:见您老真不容易,要经过两道“关卡”。

阳光灿烂,洒满屋子,阳台上的花草沐浴在暖阳里,长势正好,鲜艳的花儿吸引了我。蓝老师指着几盆杜鹃花,说这是罗老师精心伺候的结果,天冷了,罗老师就把门开着,让它们有暖房的感觉。红色的花朵和绿色的植物,顿时令室内烂漫如春。蓝老师早已泡好茶,每个茶杯都放三分之一的

水,他续好水后让我们喝,说北京太干燥了,不比南方,要多喝水。寒暄过后,开始做口述历史的采集,蓝老师语调平静地讲他的往事。他在晋察冀边区长大,进北京后插入北京师大附中高二,第一次考试四门课挂红灯,其中有历史和英语。他利用一个暑假恶补,高三就是班上的好学生了。高中毕业后,他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参加完全国统一招考后,班上的团支部不知怎的决定推荐他报考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,人大不参加统一招考,他去考了,只作一篇作文,回答了几个历史问题。7月底人大发榜,他考上了。到10月,

他已在人大读了两个月书才收到北大录取通知,周围的人劝他,还是留在人大上学吧,他就没去北大。班上有调干生,所以进度很慢。夏季开学前,高班不及格的同学补考,他也混在高班补考生中间,同他们一起补考。没想到他比高班生成绩还好,就跳了一级,四年大学三年就毕业了。后来因各种因素,蓝老师被调到青岛的山东大学,还没上课,又被下放到青岛李村镇劳动锻炼,与山东大学历史系、中文系的青年教授编在一组。受教师们影响,他开始阅读中国文学、历史方面的著作,爱上了中国古典文学,特别是诗词,这对他以后的写作颇有影响。

谈及写作需要注意的问题时,蓝老师十分赞赏曾彦修先生关于写文章的名言:“深入浅出是功夫,浅入浅出是庸俗。深入浅出犹为可,浅入深出最可恶。”他又说,写文章要有情,有情的文章才能引起心灵共鸣,当然文章的标题也重要。我立即给他看在去北京的列车上写的小文,只是他的视力不好,在手机上看不免太累,于是我就做一回“书童”读给他听。蓝老师听完哈哈大笑,说写得还不错,我“求点赞”的目的已然达到,不由得跟着开心地笑了。

学习、工作、写作似乎都是严

肃的话题,不经意间我们问起他与罗老师相识相恋的经过,蓝老师脸上现出笑容,说罗老师年轻时风度可人,是他略施“小计”,赢得芳心。罗老师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主要演员,曾演过《马兰花》中的小兰,离休后演过多部影视剧,如曾在电视剧《篱笆,女人和狗》中饰演枣花娘等。上世纪60年代初,罗老师的弟弟托同事带东西给姐姐,这个同事正好也是蓝老师的好朋友,两人一起给她送东西,算是认识了。他的“小计”,就是托罗老师帮他买戏票,因为当时正在热演的话剧《费加罗的婚礼》一票难求。他还向她推荐苏联作家卡维林的作品《船长与大尉》,借着这个缘由可以跟罗老师经常接触,但遗憾的是,这个剧本虽然推荐给剧院,却未被采用。

谈兴正浓时,罗老师回来了。我接受了二老的盛情邀请,一起到附近的饭店用餐。我们坐在餐厅一角,边吃边听蓝老师侃大山,阅历丰富的他有谈不完的话题,说不完的故事。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。近下午2点时,我们在他家附近的明长城遗址公园分手,罗老师又关照如何过马路坐地铁,我“嗯嗯”地应着。

“我在北京等你”,其实,等我们的人何止在北京,何止是蓝老师,他们分散在海内外的各个角落,这些游子无论离开家乡多少年,家乡永远是他们的根,永远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。我在苏州等你,就如你在北京等我。愿岁月静好,愿时光不老。

世界上第一部将《资本论》改编成话剧的剧本

■吴兴人

1867年9月14日,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在汉堡正式出版,被誉为马克思一生中最大的理论著作,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。这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也引起了戏剧界人士的关注,《资本论》曾被改编成戏剧作品出版。

最近,我读到一本书——《戏剧资本论》。封面简洁,以红色作底色,上写五个大字:戏剧资本论,下面书写三行字:马克思原著、阪本胜编剧、费明君翻译。

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将《资本论》改编成话剧的剧本。阪本胜,日本人,1899年生于日本兵庫,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,具有相当专业的经济学功底,是“二战”前日本知名的剧作家与评论家。他曾是日本帝国国会议员,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。1929年至1931年,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,日本的经济也陷入衰退,罢工浪潮此起彼伏,社会主义思潮盛行,当局大肆搜捕罢工工人和社会主义者,进行大规模的囚禁,或直接处死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阪本胜1931年敢于将《资本论》改编成30多万字的剧本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全剧分5部,共37场。《戏剧资本论》原著没有序言,只有三条简短的后记:一、本戏剧系将卡尔·马克思原著《资本论》第一卷作为根干,表现为戏剧形式;二、但在戏剧构成必要时,亦涉及其他各卷内容;三、当本书出版,对最繁杂事务方面赐予援助之阿武隈河畔八百板正君,表示谢意。

翻开这个剧本,里面的人物与对话,



带有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。幕启,舞台前方全面张满纱幕,纱幕上出现了卡尔·马克思的头像,并有马克思的签名。写着: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版。字幕上接着写道:“《资本论》初次出世后的64年,地球的姿态已有了显著地转变。无产阶级的斗争,使世界地图改变了色彩。”

《资本论》,早就有人说过,它是一部戏剧;但真要把精奥的、科学的、历史的、哲学的理论,编成一部通俗易懂的戏剧,则谈何容易,但阪本胜做到了。诚如译者费明君在序言里写道:“这是一部把《资本论》的内容加以戏剧化的《戏剧资本论》,它不但把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的精髓,拔萃地而且是正确地运用在剧作里面,更把是理论的、艰深的《资本论》,用可惊的细致

的烘托和刻画的手法,加以立体化、具体化、具象化,使它成为活的、行动的《资本论》,而搬上舞台。”全书有476页,场景复杂,共有250多个人物,如厂长、工头、亨斯师傅、内政大臣、法官、秃头资本家、工厂监督官荷尔纳、卡尔、拉法格、新闻记者等。附在书末的登场人物表,竟有10页之多,这是空前的,也为排演增加了难度。全剧有5部37场,而第五部的第一场“恐慌来到了”,又有4节戏:第一节:漂泊的摇荡;第二节:暴风雨;第三节:背水作战;第四节:崛起。足见全剧内容之丰富。

第一幕刚刚开启,便是一群男子齐声喊道:“有剥削!有贫困!饥饿!失业!但是!我们是有未来的。是怎样的未来呢?解放!自由!支配!为了解放应该怎样?团结!斗争!流血!”在剧终时,字幕上又写道:“不久在长江上!不久要在恒河上!全世界的无产阶级,是《资本论》的实践的战士。”第一部第一场是:“晚钟和晨钟”,剧作家在幕启时写下了舞台布景的如下说明:“由着影片的光线映在纱幕上面,明朗地可以看到舞台全体有基本的立体的机械装置。整个机械装置,都被群众占住。群众的构成是:男子们,女子们,少年们。男子都赤裸着上半身。因为全体群众有组织的叫唤声,群众也形成了适当的组织、配置和姿势。群众在这当儿的叫唤,和映在纱幕上的字幕是互相呼应的。”这样的开场很有气势,也很吸引人。全剧有许多精彩的工人和厂长的对话和论战,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等主要观点生动地表述出来。

《戏剧资本论》的中文版本,由费明君先生翻译。费明君,1911年出生,浙江宁波人,1930年代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。1938年归国。《戏剧资本论》中译本1949年4月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,发行者是神州国光社。1950年再版重印。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国,费明君翻译并公开出版这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,是要冒杀头风险的。

费明君从日本回国后,曾任电影导演,在汉口《平报》、南京《新京日报》任文艺副刊编辑,并在大专院校执教,1949年任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。费明君除在大学执教外国文学外,还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。作为一个杰出的翻译家,费明君曾经翻译过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,《戏剧资本论》便是其中之一。其他翻译作品计有:波兰作家莱蒙托的四卷本长篇小说《农民》(春、夏、秋、冬)和显克维支的《你往何处去》,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》、卡达耶夫的《盗用公款的人》、伊里夫·彼得洛夫的《十二把椅子》、爱伦堡的《欧洲的毁灭》、A·托尔斯泰的《加林双曲线》以及高尔基和日本文学家藏原惟人的部分作品,先后共译出30余部,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。1973年,他死于青海。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,还是鲁迅的弟子,旧版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的卷首合影中,站在鲁迅身边的青年就是他。在鲁迅先生去世后,他曾编过第一本《鲁迅语录》。

《戏剧资本论》日文和中译本出版后,由于人物众多和其他的种种原因,这个剧本未在日本和中国正式登上过舞台。